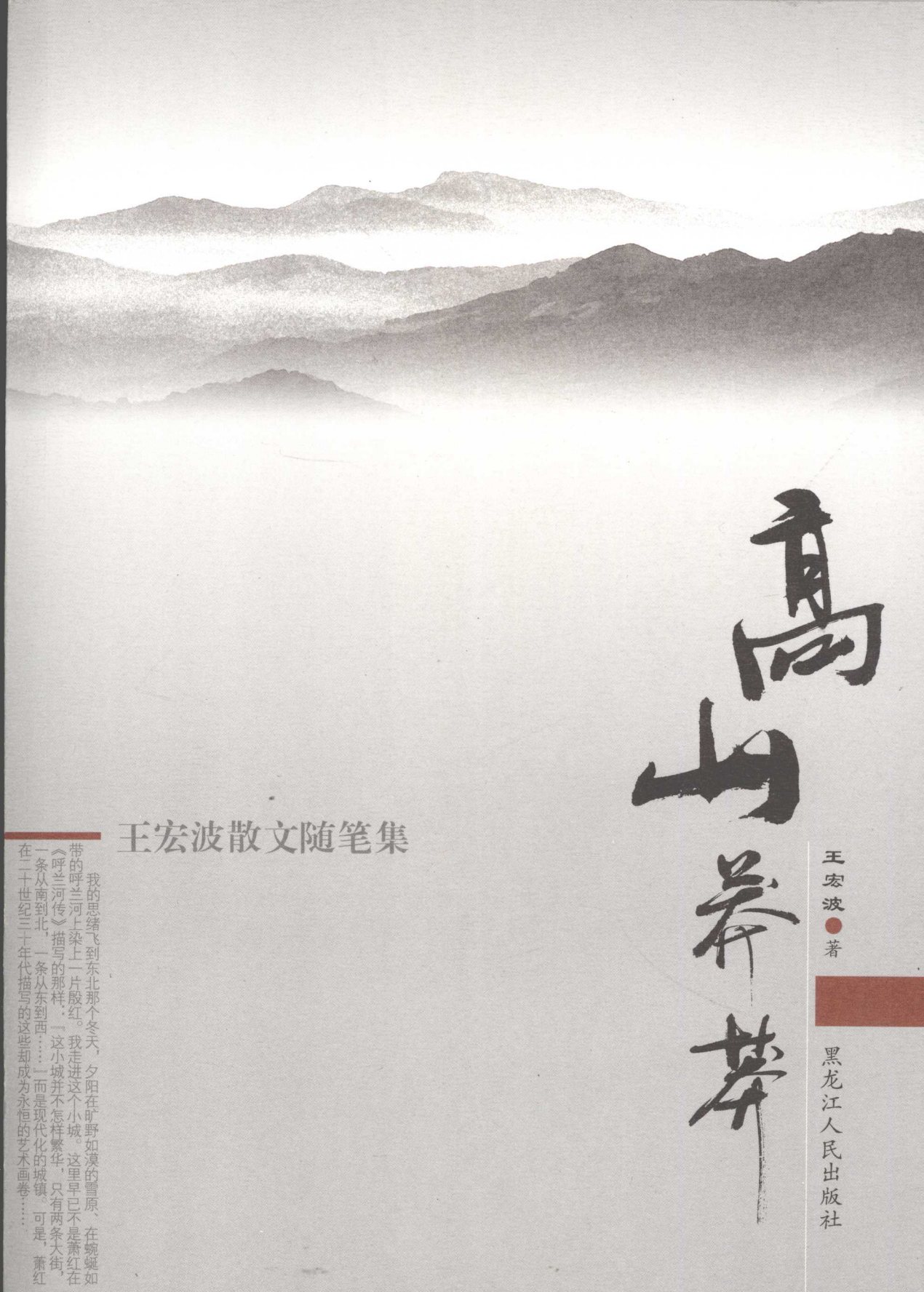




高山莽莽

王宏波 ●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王宏波散文随笔集

我的思绪飞到东北那个冬天，夕阳在旷野如漠的雪原，在蜿蜒如带的呼兰河上染上一片殷红。我走进这个小城。这里早已不是萧红在《呼兰河传》描写的那样：“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是现代化的城镇。可是，萧红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描写的这些却成为永恒的艺术画卷……



高山莽莽

王宏波 ●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山莽莽/王宏波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207-08236-7

I. 高… II. 王… III. 散文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2892 号

责任编辑:张晔明

封面设计:于克广

高山莽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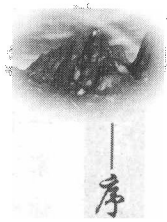
——王宏波散文随笔集

王宏波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E-mail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90 000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8236-7/I·1083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居高声自远 非是藉秋风

——为王宏波《高山莽莽》序

贾宏图

认识宏波，还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事，那时我刚从北大荒回来，在哈尔滨日报编辑部评论部安下了一张桌子。我们正办“大家谈”专栏，常有通讯员来送稿，这其中有一位英俊的少年，他的脸上写满笑意，眼睛明亮，总是闪烁着询问的目光。当时，他是林业部门一个企业的通讯员，他的热情、勤奋和悟性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那个英俊少年成了全省林业首席报社的一把手，我们经常相聚在省里新闻专业的各种学术活动中。他还是那样，总是谦和地笑对朋友和同事，但他的眸子里充满了成熟和自信。每次和我散步时，所谈问题都是关于文学和人生的命题。当我在这个炎热的夏日里捧读他——王宏波的这部厚厚《高山莽莽》的书稿时，不仅感慨：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更比一代强。

这是一部非凡的人物特写专集，作为记者写人物是他的特长，作为资深记者的宏波从业多年写一部人物特写专集，也属正常。而我说这部书的非凡，一方面是因为这部书中所涉猎的人物有五十多人，有作者所熟悉的林业系统的，也有他并不熟悉的文学艺术界的，这里更有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顶级人物，如政治家刘少奇、邓小平，还有作家鲁迅、郭沫若、巴金等，当然也有我所熟悉的省内林业和文学界的一些朋友。一个基层的新闻工作者能写出一本如此等级高、涵盖广的人物特写专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另一方面，我以为非凡的是这部书的人文精神。说这部书是记者的人物特写专集，不如说是一个作家的手记，一个作家潜心研究文学先辈的笔记。与许多记者的访问记不同的是，他不仅写出了被访者的经历、事迹和故事，更多地写出了被访者的思想轨迹、情感世界和不同凡响的风范和品格。这其中，许多是中国文学的大山，如沈从文、丁玲、艾青、瞿秋白、萧红、萧军、刘白羽、高莽、公木等等，这不是谁都敢攀登，而且能够攀登得上的，但是宏波却勇敢地攀登上去了，终于领略了别人不曾看到的风景。

应该说，这部书可以告诉我们，宏波已从一个文学青年、文学爱好者升华为

一个作家,一个有较深文学修养和较多文学实践的作家,一个能与大师对话的作家了。记者是一个有潜力的职业,有追求的记者,你可以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作家。王宏波就是一个有影响的作家了。这大概就是他三十年前走进哈尔滨日报那栋大楼的一个梦想,值得庆幸的是,他梦想成真了。这其中的甘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王宏波是名副其实的大森林的儿子,他生于斯长于斯,血管里涌动着大森林的血脉,大森林是他创作的源泉,也是他创作的动力。他的父亲是共和国第一代林业工人,通过自学成为优秀的林业干部,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大森林。《又是秋风落叶时》)宏波从他的父亲那里学到了对大森林的忠贞,也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文学才华。因此,宏波立志要为大森林一辈子歌唱。从这部书中,我们不难看出宏波对这片绿色海洋和生活在这片大山里的乡亲以及关心这片大森林的人们的爱之深切。而这一切,都是通过他自己采写的人物表达的。刘少奇1961年7月、邓小平1964年7月对黑龙江林区的视察,是中国林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已有多人写过,但宏波写得更深情、更深入、也更深刻。他从森林主人的角度,写出了两位伟人对大森林长远发展的深谋远虑,写到了保护森林资源、永续利用问题的及时提出,写到了综合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替代产业最早实践时被领导人肯定的意义。领袖的高瞻远瞩,在作家笔下变得特别的亲切自然。现在看来就更有针对性了。

作家对大森林的忧患意识、对大森林的保护意识,还表现在他写到的黑龙江的老省长李范五,伊春的老书记王钊,来自延安的老革命、林业局长张子良等,他们都视森林为自己的生命,他们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大森林,真正是“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建设者,他们的业绩真的是“万古树木耸高天”。宏波替人民代言,表达了深深的怀念和热切的呼唤。写时下当红的精英需要,写就要淹没在历史烟云里但人民念念不忘的人物就更必要了。他们是经过大浪淘沙后被人民所尊敬的人物,大森林的现代化建设仍然需要像他们这样具有献身精神的圣徒。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宏波写老英雄马永顺的那篇《马永顺,小兴安岭不倒的青松》。写马老的文章很多,这一篇文字不多,但主题突出。他把文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写这位旧社会在“绿色监狱”中饱受苦难的老工人如何为了感恩响应国家的号召,努力砍树,成为中国著名的劳动英雄;下篇写这位功成名就的老人如何觉醒,带头种树,又成了林业建设的模范。而促使马老觉醒的是周总理的那句话:“林业工人不但要多生产木材,支援国家建设,还要多栽树,实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这位朴实的老工人,他记得自己当伐木工人时共伐了36500棵树,那么他就要在有生之年再种上36500棵树。文中写道:“从此,向大山‘还债’便成了马永顺生命旋律中崭新的乐章。”我以为,这是马永顺一生中最伟大的乐章,他用

自己在大山中植树的身影,为整个人类树立了一座警示碑:曾向大自然疯狂索取的人类快向大自然还债吧!否则,我们会遭到报应的!一个作家的良知,让一个老工人发出了紧急的呼唤,是具有感染力和震撼力的。这种呼唤已在前卫了,但并未引起人类充分的注意,所以大自然的惩罚也越来越强烈了。和中国的老工人马永顺相比,许多国际政要都相形见绌了,只想索取不肯还债,还振振有词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森林真的很生气!

这部书中更吸引我目光的,是宏波对文学大师和前辈的拜访和描摹,也许只是对他们故居的一次走马观花,也仍然让我感动。我特别敬佩宏波和大师们的对话能力,也许在长期的研读中他早已和大师们心心相印了,因此他对自己崇敬的先生们知之很深,知之很细,已到了“一叶之秋”的程度,写起来就得得心应手了。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鲁迅的故居院里,他没能看到因为病害已被除掉的那两株枣树,但他知道在暗夜中这位斗士的抗争,还熟记着“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的警言。在贵阳花溪公园那个柏树围成的院落里,他找到了巴金和萧珊在这里遗留的青春,那“美丽的东西”。而在湘西凤凰城的那座四合院,他明白了沈从文先生的骨头为什么像老船夫一样“硬硬的”,他的文笔为什么像苗女一样美丽。他又领我们走进北大荒的普阳农场,知道了丁玲在最困难的时候王震将军是怎样为她选择避难所,她怎么在帮助农场职工家属识字的过程中与他们建立了长久的友谊,这情义成了最严寒季节里的温暖的炉火。后来这里的生活又成了丁玲重登文坛的创作基础。

“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大师们的人生是志者的人生教科书,在经常翻看这些经典的过程中,在和大师的交往中(即使是神交),宏波丰富起来,高尚起来,也成长起来了。热爱从来就是最好的老师,并无名牌学历的宏波在自学自修中成才了。只要读者细读这部书,也会真切感受到一个青年作者的成长经历和进步过程。读书当然也是读人。读好书,也是学好人。

在这本书中,还收进了多年来宏波对我们省的文艺界、新闻界许多朋友的访问记,因为相知较深,写得都很生动,如散文作家“白发青年”门瑞瑜,激情诗人蒋巍(《天下英雄谁敢》),“爷哥们”吴宝三,善于行走的名记者郑鸣(《行者必成》)。这些文章写出了人物的个性,写出了他们的真性情。读着这些文字,好像这些老朋友又走到了我的面前,我看到了他们的音容笑貌。我特别喜欢宏波写森林作家谷世泰那篇《看见高山,我就想起了你》。老谷是我的文友,也算是同事,我在省文化厅任职时,他正在伊春文化局当局长。他是一个像红松一样正直,像山岩一样坚强的汉子,虽命运多舛,但从没放弃对文学的追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没放下手中的笔。他是大山里的文学硬汉。此文为宏波的倾情之作,我们看到那字里行间他闪烁的泪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宏波当然和老谷是同类

了。他以此为荣耀。

在我写此文时，网上因为韩寒批评几位文学大师文笔很差，而引发轩然大波。我不同意小韩批评的那几位大师文笔差。当然对文笔的好恶从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但我赞成作家要注重文笔和文采。我看宏波在这方面是下过工夫的。他的文字很讲究，从标题到文章的开头结尾，包括遣词造句，都颇为用心。此书中，《雨夜，街巷响着艾青的诗句》、《还有什么比倒下更有力》（写烈士金剑啸）、《紫风吹过木棉红》（写秦牧夫人紫风）、《高山莽莽》（写高莽）、《看见高山，我就想起你》，都是很精彩的标题，神情并茂，起码是我想不出来的好题目。题为文眼，有了好题目，文章就有了精神，往下写就势如破竹了。

这些文章中，我以为《从浅水湾到呼兰河》是篇美文，开篇特别精彩：

“香港，我来了。

我来到大海边，在一片碧浪夕阳中寻找一个叫浅水湾的地方。这是我的一个梦，在童年时代的一个梦。

因为浅水湾和一位美丽的女性、一个美丽的灵魂紧紧相连……在我几十年的想象中，浅水湾是一弯勾月、一泓碧水、一片萋草，一点寂寞。

在这里沉眠着你——萧红，永远31岁的灵魂。”

4 作为一位记者，有宏波这样的文采的并不多。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新闻前辈穆青曾倡导过，记者要讲文采，写新闻要有散文的笔法。现在信息爆炸，社会节奏飞速，人们把新闻和文学当成了快餐，好像并不在意色味香了。但我仍以为文采是必要的，因为无论新闻和文学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它还是有审美功能的。因此我仍喜欢读王宏波这样富有文采的文章，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了。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我以为王宏波文声之远，大概是因为他站在高高的兴安岭上，那是他的发祥地和永远的学校；大概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们是他永远的导师；我看最重要的是他志存高远，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心中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吧！

我们有理由对他有更大的期望，就像我们期望大森林万古长青一样。是以为序。

2008年6月30日于阿城鸽子洞

目 录

居高声自远 非是藉秋风

——为王宏波《高山莽莽》序

..... 贾宏图 1

历史的穿越

——刘少奇同志视察黑龙江

林区纪实 1

巍巍兴安岭

——邓小平同志视察黑龙江

林区之行记 7

万古树木矗高天

——记原黑龙江省省长、

东北林业总局局长李范五 ... 12

永远的张子良 16

踏遍青山人未老

——访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

王钊 21

“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在鲁迅故居感受鲁迅

..... 24

四时佳节永如春

——郭沫若故居记郭沫若

..... 28

花溪,巴金和萧珊的爱情憩园

..... 31

丁玲在北大荒

..... 35

湘西,那座四合院

——沈从文故居看从文

..... 40

雨夜,街巷响着艾青的诗句

..... 45

向前！向前！向前！

——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词作者、著名诗人公木 49

瞿秋白在哈尔滨的观察与思索

..... 54

刘白羽与哈尔滨的深情 60

杨朔在哈尔滨 64

在哈尔滨业余文学院感受文学

大家 68

萧军 68

唐弢 71

孔罗荪 73

骆宾基 75

关沫南 78

李希凡和蓝翎 80

葛浩文 82

周艾若 83

还有什么比倒下更有力

——记三十年代哈尔滨革命

文艺的传播者金剑啸 86

从浅水湾到呼兰河

——记东北女作家萧红 ... 92

毕生探求的事业

——访黑龙江大学教授、萧红

研究专家陈隄 97

高山莽莽

——记中国俄罗斯文学资深

翻译家高莽 101

紫风吹过木棉红

——访著名作家秦牧夫人

紫风女士 110

美与情的交融

——记著名作曲家王立平 ... 114

啸古的魅力 129

“永别了，同志们！”但怀念永恒

——剧作家孟烈怀念孙道临

..... 132

白发青年

——记著名作家门瑞瑜 ... 135

笔飞墨舞印丹红

——记著名赫哲族书法篆刻家

哈普都·隽明 139

看见高山，我就想起你

——访著名作家谷世泰 ... 142

痴者的收获

——记从大森林走出的文学

翻译家阎泰友 149

工人的歌者

——记著名诗人王恩宇 ... 152

行者必成

——记第七届长江韬奋奖

获得者郑鸣 156

淡淡的微笑

——记诗人于波 162

笑对人生

——记作家、企业家仲维波

..... 166

“爷哥们”宝三 170

速写刘宏宇 173

雪花为你飘落

——访青年歌唱家刘淑珍

..... 177

马永顺,小兴安岭不倒的青松
..... 181

夕阳下,那苍郁的森林
——访全国优秀离休干部
张万满 193

千里兴安播绿人
——记全国劳动模范孙海军
..... 197

陈德源:瞩望远山 201
种下绿色的希望
——记全国造林功臣、黑龙江
省劳动模范刘泽林 205

丁香花开凝深情
——访苏联侨民玛格丽特·
安东诺娃 208

难忘的岁月
——访东北抗日联军女战士
李敏 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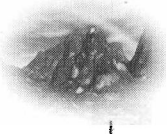
勇敢的战士
——访曾被打成“六十一人
叛徒集团”成员的张振声 ... 217

红军万岁
——访红军老战士王宜才
..... 226

又是秋风落叶时
——怀念我的父亲 234

后记 238

书之桥(名家对本书的评介)
..... 240



历史的穿越

——刘少奇同志视察黑龙江林区纪实

历史漫漫,岁月悠悠。

时间可以流去,但人格的魅力却是永恒。

一个人虽然在39年前过早地离开他深深热爱着的国家和人民、他深深关注的群山和林海,可是他的灵魂永在。他的思想永远放射着真理的光芒。

在他诞辰110周年的时刻,黑龙江连绵的群山、浩瀚的林海在深情地呼唤——刘少奇同志,您永远与黑龙江的群山林海同在!

群山林海幻化成您的音容笑貌。

林区的人民不会忘记您在20世纪60年代黑龙江的林区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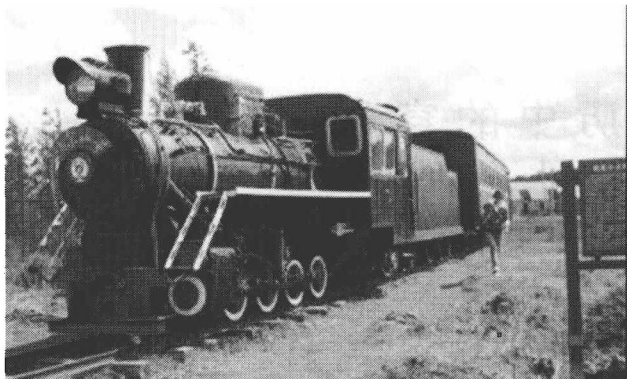
那是一次历史的穿行。

1961年7月20日晚,太阳还在小兴安岭的群山林海上空闪耀着澄明的光泽,给世界上的万物涂抹了一层淡淡的金色。

这时,一列绿色的专车在蒸汽机车的牵动下,缓缓地开进了带岭林业实验局贮木场的铁路专用线。国家主席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在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



带岭林业实验局



森林小火车

林业部副部长张昭的陪同下走下来。他的脸上略带着一丝疲倦，穿着一身褪了色的灰布制服。他呼吸了几口清新的空气，向后捋了一下那头白发，好像重又焕发了精神。他高兴地拉着伊春市委书记王钊和带岭林业实验局张子良

的手，脸上的笑容驱去了刚才的那丝疲倦，目光温和地望着他俩和周围的群众，高声地说：“我来这里就是想看看森林，看看我们的林业工人！”

刘少奇在贮木场堆积如山的原木旁边边走边听着王钊、张子良的汇报。

张子良说：“带岭林业实验局从1951年开始，造林9480公顷，人工促进更新2700多公顷，天然更新4900多公顷。”

“每公顷栽多少株树好？”刘少奇问。

“每公顷栽5000到6000株比较好！”张子良回答说。

“你们要搞一些观察林，看看哪一部分好？是人工林好还是天然林好？”刘少奇说。

刘少奇像与老朋友聊天一样边走边问。他还特别询问了林业工人的工资问题、经济核算问题、生产任务问题等……不知不觉间太阳沉入了大山的后面，他们又返回设在专列的休息室，继续听取工作情况汇报。

三个小时过去了，大家在告辞时，刘少奇对王钊说：“光听汇报不行，明天上山实地看看。”这时，大山里已是万籁俱寂，夜空中的星星也眨起了困乏的眼睛。

刘少奇却毫无睡意，凭窗远眺群山在夜色中的轮廓，听大森林在风中的阵阵涛声……

二

夜半下起了雨。

雨珠噼哩啪啦敲打着车窗，借着在黑夜中划过的闪电，看见雨水在车窗的玻璃上形成道道水波像潺潺流过的河水……

这正是小兴安岭的雨季。

下了一夜的雨终于在天亮时停了下来，但还是阴云密布。雨水顺着山坡哗哗地流淌，山路泥泞难行。

李范五、王钊等向刘少奇请示：“是不是先不去林场，等天晴了再去？”

“去还是要去！可以晚走一会儿。”刘少奇说。

中午12点10分，他们乘坐森林小火车视察凉水林场。

这个林场既保存了红松原始林的自然生态，又有人工更新的落叶松林，还有美丽的白桦林、云杉林。大自然的原始森林与人工培育的森林，在远山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刘少奇坐在车厢里，打开窗户任凭山风梳理他的头发，仔细地观察森林铁道两旁一片片的落叶松林，询问落叶松的栽植情况……



落叶松人工林

小火车到了凉水车站，但距要去的落叶松人工林和原始红松林还有两公里的路程，要翻越一个陡峭的山坡。大家都劝刘少奇就不要上山了，可他却说：“既然来就去看看吧！”他脚穿着雨靴，身披雨衣，拄着木棍，像一个森调队员那样，踩着山间一条泥泞的小道向山顶爬去。

这时，山间又飘起了细雨。雨水、汗水顺着这位已经是60多岁老人的脸上流下，他一边抹着水一边兴冲冲地走着……他终于走上了人工落叶松林的山顶，又不顾大家的阻拦，沿着木质的扶梯登上了那座20米高的木质结构的护林防火瞭望塔。

山风阵阵，林涛滚滚。他站在塔上，极目远眺，群山起伏，流云飞渡，草木萋美，河水如带。他十分高兴，对大家说：“这里是龙盘虎踞之地啊！”

“林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林业是共产主义的建设事业。不仅为了现在，更重要是为了将来，为了子孙后代，为了共产主义。”刘少奇在永翠河畔参观带岭植物园时语重心长地说。这个植物园栽植了小兴安岭一百多个树种。当介绍核桃树是珍贵树种，它长在森林里可以预防病虫害时，他拿起一片核桃树的叶子仔细观察，又放在鼻子下闻了又闻……

雨还在淅淅沥沥下着。

6点多钟。在雨天袅袅的暮霭中，刘少奇返回山下。

三

一夜风雨。

7月22日，天阴如铅，雨水时断时续。

吃过早饭，刘少奇说：“我们按原定计划进行。”

他又穿起那件普通的雨衣，登上雨靴，乘森林小火车来到寒月林场视察。

刘少奇拄着棍子，踏着泥泞的路来到采伐现场，考察木材生产的全过程。我国林区第一代油锯手孟昭贵，拉动手中的油锯，仅用两分钟就伐倒一棵直径40多厘米的红松。他上前拉着孟昭贵的手说：“生产工具的现代化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林业工人要不断提高文化知识，改进生产工具。”他还请孟昭贵详细地介绍了抽片、加楔、留弦的伐木法。他又来到集材现场，看到一辆辆红色的拖拉机拖着原木下山、绞盘机吊起原木装到小火车上和一列列整装待发的小火车时，脸上浮出了笑容，但很快又陷入了沉思。他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听取了东北林学院周重光教授关于树种分类和林间地表物生长情况的介绍……

下山时又是暴风骤雨，集材道上积水如河。刘少奇身上的衣服显得单薄，在风雨中颤动了一下，他停下脚步擦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系好被风雨吹歪的雨衣的帽子，又紧紧裹了裹雨衣，他谢绝了大家的搀扶，拄着棍子和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下山来。

从寒月林场回到带岭林业实验局已是晚上九点多了。

风呼啸着，雨打着屋盖、窗子砰然作响。刘少奇在车厢里来回踱步，一手叉在腰间，一手捏着香烟，眉宇间形成一个“川”字，陷在思索中……在连夜召开的职工座谈会上，他详细地向与会同志了解劳动定额、职工生活等情况。他针对森林的未来问题说：“一百年后我们还能不能有现在这样的森林？我们这一代人把树伐光了，下一代人怎么办？我们不仅要后继有人，还要后继有林。”

这是历史的忧郁，是对历史、对未来的忧郁。

四



五营火车站

7月23日，刘少奇的专列由带岭林业实验局出发，向伊春林区深处的五营林业局开进。

为了多了解林区的情况，刘少奇邀请了张子良等11位干部同车而行，继续探讨林区的生产、生活问题。当他们走进车厢时，王光美热情地迎上前，说：“少奇同志还没有吃早饭呢。请同志们先坐坐！”

这时，刘少奇从卧车里出来，让把饭菜拿到这里。他边吃边就最关心的林区劳力、职工生活、劳动组织、造林等十几个问题和大家交谈。他对大家说：“造林不要追求数目字，要强调质量。林场要清理好林地，为第二年的更新造林创造条件。更新要因地制宜，有的地区靠人

工,有的地区靠天然。你们要仔细研究人工更新和天然更新的成功经验。林区只准烧树枝丫和草,不能烧好材!”他指着车窗外两旁的村屯和荒山



五营林业局

说:“你们注意到了吧?人多了在林区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人多了可以把树砍光;一个是人多了可以把树种起来。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所有制的关系问题。”

刘少奇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后,对木材采伐也提出了意见。他说:“小木头如何搞法?如何集材?你们想点办法,总的任务不降低,大木头可以少一点,小木头可以多一点。你们讨论后再充分发动工人讨论,拿出办法,经过试行再定案。办什么事,做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不同干部群众讨论就不叫走群众路线。”

专列在林海中穿行,雨后的森林翠绿欲滴。远山叠嶂,岚气飘渺。

7月24日。刘少奇冒雨来到刚刚建局的丰林林业局,又改乘森林小火车,在烟雨雾障中来到第四林场。晚间7点多才踏上返回的行程……

7月25日。专列经五营林业局到伊春。

刘少奇在专列上为伊春林区题词:“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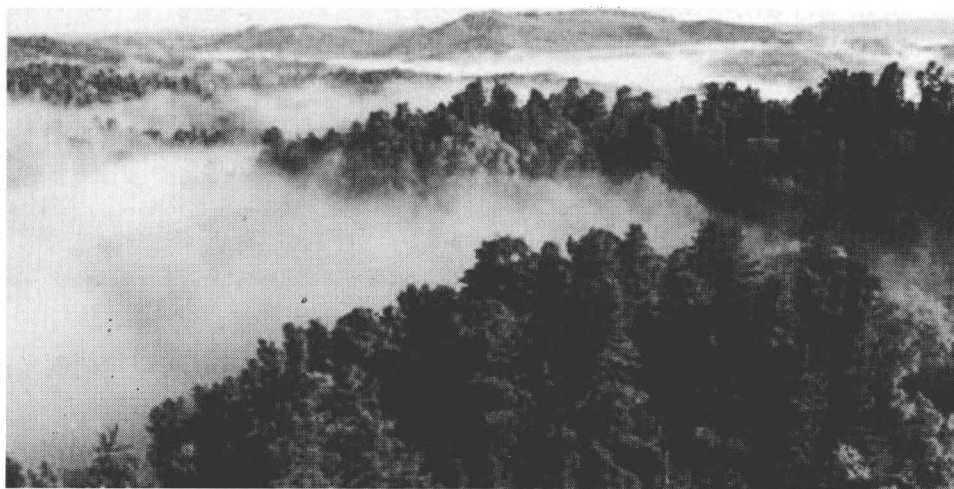
1961年的雨季,刘少奇穿行在黑龙江大森林里。

他面对群山林海,眉宇间凝结在思索:如何使我国有限的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使新中国经济发展同自然资源和环境相协调。

刘少奇首先提出采伐观念更新问题,强调要把采伐和育林结合起来,采伐要服从于育林,扭转林业生产中单纯追求木材产量的倾向。其次,他注重把保护森林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把造林栽树看作“是改造自然的最基本工程,是无可比拟的生物工程。千万要警惕大自然对我们的报复”。其三,他研究了森林采伐和更新方式的问题,认为皆伐、择伐的目的都要明确,要有利于幼树生长。最后,他为黑龙江林区解决了十余年没有解决的育林经费问题。

时间和实践是最好的证明:林业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任务中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这是刘少奇于47年前在小兴安岭连绵的群山、苍莽的林海间用思想和行动



苍茫林海

就曾预言到的。

刘少奇在大森林里穿行。

他由于过度操劳而显得有些疲倦的身影,永远地留在黑龙江林区人民的心中。

这是一次历史的穿越。

(2008.3.16——19:26)